

文学翻译与语义认知

林新华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



文学翻译与语义认知

林新华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

文学翻译与语义认知

PD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翻译与语义认知/林新华著.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 9

ISBN 7-211-05109-4

I. 文... II. 林... III. ①文学—翻译—翻译理论 ②汉语—语义学—研究 IV. ①I046②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6317 号

文学翻译与语义认知

WENXUE FANYI YU YUYI RENZHI

林新华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福州市铜盘路 278 号 邮编:350003)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8.625 印张 215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11-05109-4

定价:1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John R. Taylor 于 1989 年发表了论著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该书着重论述了认知语言学的范畴观——原型范畴理论，这一新型的范畴观给语义学研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尽管我国的语义认知研究才刚刚起步，还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上述研究对语义模糊这个令人困惑的语言现象能够提供一较充分的阐释。具体地说，我国学者指出了语义范畴的模糊性产生于人类的认知过程，并且描述了语义范畴的家庭相似性及其由“中心”和“边缘”组成的内部结构。从而就理论而言基本上解决了语义模糊问题。

然而，在具体的语言活动中，尤其是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传统上探讨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译文内容是否忠实，语言是否准确、鲜明、生动和自然，追求的最高美学境界是比照传统绘画理论的“神似”说，往往忽视了词语概念定义的模糊性以及这种模糊性所引发的美学内涵，因此无法对一些文学艺术效果产生的因缘做出相对连贯的解释。这些年来文学翻译批评借助文体学、语用学和语篇分析等手段，为探讨词语层面的模糊性及其美学内涵提供了方法学的支持。同时，近十多年来，哲学界关注较多的还有杜威、詹姆斯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加达默尔的理解循环理论，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及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原理。所有这些为认知语言学和广义修辞学提供了哲学基础。统而观之，就词语层面的模糊性及美学内涵而言，各种翻译批评模式彼此并不矛盾，而是互为补充，让翻译者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理解这种模糊性和美学内涵。本书尝试把哲学、语言学、文学等不同学科提供的洞见融为一体，从局部到总体地把握原文、译文各自的神韵，即各自的语义模糊性及美学内涵。

本书是笔者多年来对认知语义范畴研究的一个小结，全书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篇 通过文学翻译中的实证考查，进一步探讨认知语义学范畴及其模糊性。

第一章 探讨了认知语义范畴观对文学翻译的指导意义，并且通过理解语篇的体验观——文本（已知+未知）体验真实世界；通过理解词语的原型范畴观——家族相似+原型性+隐喻性；通过理解模糊意义的朦胧观来从总体方法论上来把握英语对比的准确性。

第二章 列出许多典型的句子、段落、诗歌的英汉翻译对比例子，指出其中的语词引申义，以此来说明语义范畴的大部分变化都是通过特定的语义引申机制（隐喻、转喻等），从原型发展而成的。这种引申义在具体的文学翻译中，主要由上下相关的词语、各个认知结构共同构成的相关背景以及意义之外的美学内涵来确定的。

第三章 举出一些典型的文学翻译例子，点评其中含有诗意的语词，以此来说明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经验的相似性和个人性是怎样相互作用而导致朦胧性；而且这种朦胧性是怎样在认知语义范畴中，通过由语义家族相似成员、相关背景信息以及美感经验所组成的无限的知识网络体系得以升华为无穷无尽的诗意。

第四章 以短篇小说《夜巴黎》为例，对原文与译文进行对比分析，先是朱纯深的读后感，然后是笔者的评点。通过这种实证考查，以期说明在文学翻译中，是怎样运用认知语义范畴观解决语词意义模糊问题，从总体上把握文本的知识网络体系。

第二篇 从词语演变和词义联想生存环境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宗教信仰和历史典故等几个方面，探讨文化差异对文学翻译

的影响。

第五章 通过动物和颜色词的英汉对照,说明语言的词汇意义在社会文化的交流过程中,熏染上了民族文化的个性色彩,产生了语言的相对性。并进而说明语言的词汇意义除了概念意义外,还添上了几分异彩斑斓的内涵意义或联想意义。因为,一个词不仅有直接的、表面的、词典上的意义,还有内涵、情感的牵连涉及许多联想的意义。

第六章 从词语演变和词义联想方面探讨中英文化差异对词义及文学翻译的影响。

第七章 举例说明生存环境、生活习惯和传统观念的中英差异是怎样影响和制约翻译中对原文意思的理解的。

第八章 通过英汉对照,探讨了原文中的英文化典故是怎样转换成译文读者所能接受的东西,又会使译文比较忠实于原文,大体做到神形相似。

第九章 通过英汉对照,探讨了翻译中词语深层意义问题,具体地说,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词汇也不断地得到丰富,其意义也从原来表示某种单纯的意义而派生出许多新的意义,从而使得人类的语言变得更加生动形象、丰富多彩。了解英汉文化的背景知识,掌握各种词汇在两种语言中的深层涵义,才能进行更有效、更顺利的语言交流。

第十章 探讨英汉对译中的错位,主要是从英汉翻译例子来说明在翻译过程中,是怎样妥善处理文化意象的民族差异,以免造成文化意象的错位,产生误译。

第三篇 从哲学的视角探讨认知语义范畴和意义模糊性

第十一章 首先从胡塞尔的现象学角度来考究语义范畴的本质与意义,其次,论述了胡塞尔现象学对解释语义模糊根源的实际意义以及它的缺陷性。最后指出了,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性”原理对于语义范畴的相似性和模糊性的揭示以及对于亚里士多德经典范畴论的批判。

第十二章 论述了传统范畴观和认知语义范畴观的哲学基础,其目的不在于解决语义模糊问题,而在于启发对范畴本质及语义模糊性问题的更多思考,期望在文学翻译中能有某种总体方法论,把哲学、语言学、文学等不同学科所提供的洞见融为一体,从局部到总体地把握语词意义的模糊性。

附录 收入了笔者在国内发表的一些与本书主题有关的论文。

本书虽说是完成了,但工作远远没有结束。在文学翻译与认知语义范畴的研究上,要探索的问题还有很多,前面的道路还很长,任务还很艰巨,尤其是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本书肯定还存在诸多错误和不足之处,恳请各位同仁批评指导。

在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首先要感谢吴世雄教授,是他深厚的学养以及悉心的指导才使笔者得以完成此书;其次要感谢莆田学院外语系认知语义范畴研究课题组的全体成员,感谢他们对本书提供许多基本素材;最后,我要借此机会深深感谢所有关心我的师长、亲人和朋友们,感谢他们对我最强大的精神支持。

目 录

第一篇 翻译与语义

第一章 翻译与认知语义范畴.....	3
引 言.....	3
第一节 体验观.....	5
第二节 原型范畴观.....	13
第三节 隐喻观.....	17
第四节 朦胧观.....	22
结 语.....	27
第二章 语义引申.....	31
第一节 句子中的语义引申.....	31
第二节 段落中的语义引申.....	40
第三节 诗歌中的语义引申.....	67
第三章 文学翻译中的诗意.....	73
第四章 文学翻译中的知识网络体系.....	90

第二篇 翻译与文化

引 言.....	115
第五章 动物和颜色的概念意义和内涵意义.....	117
第一节 动物.....	117
第二节 颜色.....	124
第六章 词语演变、联想与冲突.....	138
第一节 词语演变.....	138
第二节 词义联想.....	141
第三节 词义的冲突.....	143
第七章 生存环境和生活习惯、传统观念的差异.....	146
第一节 地理环境.....	146

第二节 生活习惯.....	148
第三节 习俗观念.....	150
第八章 历史典故和宗教信仰.....	155
第一节 《圣经》.....	157
第二节 神话、传说、寓言、故事.....	160
第三节 习语典故.....	162
第九章 有背景意义的词与短语.....	166
第一节 语言与文化的相互作用无处不在.....	166
第二节 惯用语.....	170
第三节 动物设喻的成语.....	173
第四节 空缺现象.....	176
第五节 组合意义的差异.....	180
第十章 英汉对译中的错位.....	183
第一节 文化意象的错位.....	183
第二节 中文俗语美文说法的错位.....	184
第三节 颜色词和数字词的错位.....	187
第四节 双关的翻译.....	189
第五节 结语.....	194
第三篇 翻译与哲学	
第十一章 语义范畴的本质与意义.....	201
第一节 语义范畴的视角.....	201
第二节 语义范畴的本质.....	202
第三节 范畴意义与本质的关系.....	205
第四节 语义模糊的根源.....	207
第十二章 语义范畴观的哲学基础.....	212
第一节 传统范畴观的哲学基础.....	212
第二节 认知语义范畴观的哲学基础.....	214
附录 笔者相关论文	221

第一篇

翻译与语义

第一章

翻译与认知语义范畴

引言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其理论主要包括三项基本原则：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认知语言学包括认知语义学、认知语法、认知语用学、神经认知语言学、认知语音学等分支。Lakoff 和 Johnson 在《体验哲学》中主要围绕认知语义学、认知语法、词汇、语言能力和普遍性、先天性等方面论述了认知语言学最基本的观点。

Talmy 认为认知语义学的研究就是对语言中概念内容及其组织形式的研究。语义与概念、功能、人类的知识是紧密联系的，语义形成的过程就是概念化的过程。Lakoff 和 Johnson 认为：“概念化过程就是基于身体的体验过程。”(1999:139) 他们指出：“概念是通过身体、大脑和对世界的体验而形成的，并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被理解。概念是通过体验 (embodiment)，特别是通过感知和肌肉运动能力而得到的。”(1999:497) 这就是说，人以自身的感觉器官直接感知客观世界，在与客观世界的互动中获得经验，认识世界，这一认知过程乃是将客观世界范畴化、概念化的过程。Coleman 和 Kay (1981) 认为词义内在结构不是自主的，而是同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感知、认识有关，词义不是由一些特征构成的，而是由心理过程(即原型)来决定的。

翻译不仅是作为一种语际交际活动，更是译者积极的思维认知活动，必然和人们的认知分不开。翻译过程简单来说可归纳为

原语的理解和目的语的表达,而译者是翻译活动中集认知和重现原文双重活动于一身之行为者,是极富主观性的思维活动中的主体。译者在解读原文时,通过原语的言语符号逆向还原其表征对象(包括所指、情感、修辞、联想等多种文化信息),然后将用译语理解思维过程中所获得的所指意义和相关信息在译语中最大近似地再现,这既是一个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认知的过程。

翻译总的原则应该是“向译入语靠拢”,正如斯坦纳经常说的“每一种人类的语言都用不同的方式描绘世界”(叶子南,2003:12)。在翻译的认知过程中,两种语言的认知经验存在着差异,两个认知域的映射关系也会相应受到影响,它不仅会涉及到词与词、句与句等这些语言单位之间的转换,而且还涉及到认知模式(Cognitive Model)之间的认知心理单位的转换。在翻译中,很多翻译的方式、结果都是把两种语言的认知模式作为依据的。因此译出语和译入语各自包含的不同认知模式会在语际的转换过程中体现出来。

文学最基本的材料是语言,而语言又是产生该语言的区域、人群、社会和文化等诸方面客观现实的反映。在文学作品中,词的多义性造成了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刘宓庆(2001:331)谈到:“意义的基本特点之一是‘疏略’,之二是‘模糊、游移、不确定’”。奎因的行为主义的意义理论认为,只有凭借人们对可以观察到的刺激做出的反应才能判断语言的意义。他在谈及翻译的不确定性时指出:“翻译的不确定性首先是基于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指称的不确定性,任何人若是企图寻找证据来证明‘一个翻译规范是正确的另一个是错误的’这一观点,都将是无益的;人们不可能在绝对的意义确定任何一个可接受的规范是否正确。”(郭建中,1999)由于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的语言内部差异、文化差异和思维方式差异,因此绝对意义上的翻译是很难做到的,这也是奈达强调“相对”一词的原因:“一种语言能说的话在另一种语言中也能相对精确地表达出来。”(1975: xiii, 转引自王丹阳,2003)

由此可见，词的多义和隐义这两方面给读者留下的未定性最多，其具体化必然需要译者发挥其主体作用。译者只会以他的体验来解读文本，从隐义和多义中去选择、引申和发挥，从不同的角度去认知和体悟文本客体，从中获致不同的信息，做出不同的审美判断，将文本中的未定部分具体化。因此在任何一个环节上，翻译主体的认知能力和思维取向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翻译批评似乎应该把哲学、语言学、文学等融为一体，通过理解语篇的体验观——文本（已知+未知）体验真实世界、通过理解词语的认知语义范畴观——家族相似+原型性+隐喻性+模糊性、通过理解模糊意义的朦胧观，以此从总体方法论上把握英汉对比的准确性。

第一节 体验观

认知语义学主要研究人类的概念系统、意义和推理。以体验哲学为基础的认知语义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思维是不能脱离形体的，用来连接概念系统的结构来自于身体经验，并依据身体经验而有意义，因此概念和意义是一种基于身体经验的心理现象，是人类通过自己的身体和大脑与客观世界互动的结果；语言能力是人的一般认知能力的一部分，因此语言不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其描写必须参照认知过程，具有体验性；语义范畴不仅不是客观的真值条件，而且还与人的主观认知以及无限的知识系统密切相关，是主客观互动的；语法结构、语义结构因语言而有较大差异。

一、概念与意义

体验哲学强调，意义基于感知，感知基于生理结构，认知结

构与感知机制密切相关。它们通过体验而固定下来,思维和推理也基于体验。认知语义学认为意义并不直接反映外部世界,而是反映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维特根斯坦等提出了“Meaning is use”的观点,认为意义存在于自然语言的日常应用中。奎因(1953)明确提出意义获自经验,强调感觉经验,认为人的认知循“概念→经验→行为→实用”的图式进行,它是人类把握意义的力量之源。亨普尔(1950)提出的“认知经验准则”中的经验(empiricism),即是我们说的从实践中获得的感知(转引自刘宓庆,2001)。也可以说人们在经验和行为中形成了概念和范畴,语义与此同时形成。因此,语义学和认知语言学给翻译的启示是要在语义和概念域上建立对等。翻译的中心是意义,而意义最终又归于主体的理解和认知,以主体的理解为归宿,所以译者要理解翻译技巧应用的认知场景。

译文的可接受性(TLT acceptability)对于读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要求译者重视主体体验对文本的独到的演绎。译者不仅要考虑译语读者的认知特点和接受能力,还要尊重本国读者的民族性审美心理和倾向。这里学科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语法结构、上下文及背景知识相互融会,译者追求的是文本的实际情景效应,即调动所有经验,从心底里呼唤出一个世界来。

认知语义范畴观认为:每个词义都伴有与其相关的一个意义网络。如同样一个 flood,译成汉语时便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表达法:

- (1) She was in a flood of tears. 她泪流如注。
- (2) The corridors were flooded with girls. 走廊里挤满了女孩。
- (3) Strawberries flooded the market and prices dropped down. 草莓充斥市场,价格下跌。
- (4) Beer flooded from the glass. 啤酒从杯中溢出。

(5) Apparently Davis had left the kitchen faucet open and the drain plugged. When the pipelines were repaired, the house was flooded. 显然, Davis 没有及时关掉厨房里的水龙头,下水道又堵

住了。当水管修复后，便又水漫住所了。

flood 一词在英语中既含夸张意味，又极为自然贴切。其字面原意是“淹没、泛滥”，汉语是一种意境性极强的语言，且具有极为深厚的文化底蕴。译者巧妙地把上面几例中的“flood”翻译成不同的表述，而且第(5)句中的“flood”译成“水漫”二字，极易让读者联想到“水漫金山”之戏剧性意境。不但在隐喻方面与原文保持一致，而且在意境上胜过原文，达到了绝妙的境地，活生生地体现出汉语言文字的美学优势。

下面再看两个翻译实例：

例 1: But the longer he thought about it, the more he began to smile at the image of a man-made waterfall cascading from the deck of the house. And once he saw the humor, he also realized he had done nothing malicious. It had been an accident, brought by a sequence of events, beginning with the storm. (*When you're Done Wrong*)

译文：然而，此事他想得越久，他就越发感受到那从房屋平台上飞流直下的“人工瀑布”之可笑。一旦悟到此事的幽默之处，他也就意识到自己是无辜的。这是一件由暴风雨引发并造成一连串后果的偶发事件。

原文中的“cascading”非常形象，其含义是：像瀑布一样下落（流注），翻译时根据词典定义和语感很难确定其准确意义，而且上文已出现了“man-made waterfall”，所以为了避免重复，译者借用汉语四字结构的优势，把“cascading”译成了“飞流直下”，一方面达到文本的情景效应，一方面又引发读者联想李白的诗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另外译者在译“accident”时也运用了四字结构，译成了“偶发事件”，更准确地表达了该词在此特定上下文中的意义。

例 2: I love my love with an E, because she's enticing; I hate her with an E, because she's engaged. I took her to the sign of the exquisite, and treated her with an elopement; her name's Emily, and she lives in the east. (*David Copperfield*)

译文: 我爱我的所爱, 因为她长得实在招人爱。我恨我的所爱, 因为她不回报我的爱。我带她到挂着浮荡子招牌的一家, 和她谈情说爱。她的名字叫爱弥丽, 她的家住在爱仁里。
(张谷若译)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内容和形式是无法分离的。这里译者为了解原文内涵的奥妙、情趣和幽默等联想效应, 敢于冲破原文的表层结构, 大胆创造, 把原文中八次出现的 E, 在译文中也八次全部译成“爱”, 由译文语言形式上的对等巧妙地传达出原文的所指意义和内涵的联想效应, 收到了与原文等值的效果。

二、思维与意义

思维是体验的(embodied)。人类认知结构来自人体的经验, 客观事物只有被大脑感知时才能获得意义, 意义基于经验, 尤其是身体经验。语言和思维有密切联系, 思维是语言转换的基础, 也是理解的重要前提, 这就决定了语言的具体转换必然受到思维的制约。体验主义认识论认为意义是人的思维模式, 是相对于一定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认知和经验由大脑通过多维心理模式整合而成的交织体(陈道明, 2002)。刘宓庆(2001)强调: “翻译中不仅需要概念思维, 还必须调动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翻译的独特性在于它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心理”的语言思维活动, 所以翻译的过程是语际思维转换的过程。请看下面译例: